

责任编辑:柳红霞  
美术编辑:熊晓程

# 腊八粥中的荆风楚韵

□ 张卫平

推开腊月的门,最先涌出的,总是寒冷中夹着的那股温暖的香气。映入眼帘的,是屋檐下、阳台上、院子里,那些经过盐、风与时光点化的腊肉、腊鱼等腊货,散发着凛冽而诱人的腊香味。而灶台上,那咕嘟作响的腊八粥,则在慢火熬制中,释放出豆类等的香甜。这两种独特的气味,相互交织着,弥漫在腊八时节荆州古城的街巷里,更像一卷无字的楚简,缓缓地铺开,带出来的,是两千多年从未间断的荆楚饮食记忆与文化的脉动。

其实,在腊八粥的氤氲热气里,藏着一部古老的祛疫史。南北朝时曾任荆州别驾、江陵令的宗愨,曾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下一则楚地传说:“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,为人厉,畏赤小豆。”于是,为了祛除瘟疫,便有了在腊八八时作“赤豆粥以禳之”的习俗。那赤艳如血的赤豆,正是楚先民眼中驱赶疫鬼的符咒,是面对无常自然的生存智慧。后经演变,加入的原料越来越多,逐渐丰富多彩起来,便有了“七宝”“八宝”,甚至是作家冰心所说的“腊八宝”了。

“家家腊八煮双弓,棒子桃仁染色红。”千百年来,腊八的粥香,也飘进了历代诗人的笔端。这碗粥的丰饶意象,在宋人范成大的诗句中,显得格外鲜活。其“棒子桃仁染色红”之句,与《燕京岁时记》“外用染红桃仁、杏仁、瓜子、花生……以作点染”的记载,几乎如出一辙,道出了腊八粥讲求色彩、食材丰美的特点。而清代诗人李福亦《腊八粥》中的“腊月八日粥,传自梵王国。七宝美调和,五味香掺入”,则与清代道光年间《荆州府志》的“寺院以豆米杂菜为糜,供而食,曰腊八粥”的记载,遥相呼应。南宋陆游诗中“佛粥交相饷”的温情,恰是腊八节邻里相赠、共祈康宁风俗的写照。

总之,从祭坛上的礼饷,到“江村”百姓家的暖粥;从单纯的赤豆粥,演变成融合八方风物的“八宝粥”,一碗粥的变迁,照见

的正是文化从神圣信仰向世俗生活浸润的过程。一碗腊八粥,在岁月的蜿蜒中,已然成为兼具审美与祝福的岁时仪式。

伴随着粥香的,是另一种更为浓烈醇厚的气息,强势地宣告着自己才是腊月的主场。那,便是腊味。这风味的源头,直溯楚国的竹筒与鼎彝。《国语·楚语》中,楚成王赐予令尹子文“脯一束”的记载,寥寥数字,印证了“肉脯”(即干肉)在楚地贵族间的流通与珍贵。包山楚简与凤凰山汉简中,屡次出现的“肉脯”随葬记录,更是将这份口腹之好,从生者世界延伸到了幽冥之境。楚人善治腊,不仅为保存,更为滋味。他们得天独厚地享有南方的“香料天堂”,花椒、桂皮、姜葱的运用,让简单的盐渍风干,升华为是一门风味的艺术。

这份穿越千年的腊味传承,活色生香地流淌在今日荆州人的血液之中。此时,行走在荆州的大街小巷,家家户户窗扉前垂的,不仅是腊肉、香肠,更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年画。而那登上宴席、写入《楚味荆州》的“楚婆炒腊肉”与“藜蒿炒腊肉”,则是古老智慧在当代餐桌的精妙转化。楚葵,或谓冬寒菜,清嫩微滑;藜蒿,茎脆异香,皆是楚地泽国孕育的时蔬,与肥腴透亮的腊肉同炒,肉的醇厚油脂瞬间被蔬蔬的清新化解,荤素交融,咸香中迸发出勃勃生机。这,绝非简单的菜肴搭配,其中深蕴楚人的“调和”之道,更如楚文化中阴阳相济的哲学。腊肉的“藏”,与冬蔬的“发”,咸甜与清鲜的对抗与融合,恰似岁末寒冬对初春生机的含蓄呼唤,是味觉上对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最贴切的演绎。此中真意,或许亦可借东坡居士的诗句稍作窥探:“富者夸丽岂知此,我贪一饱真馋虫。”这最质朴的“贪饱”与“馋虫”,恰是对风土至味最真诚的礼赞。

同样不能忽视的,是那潜藏于市井深处的“枯鱼”之韵。《韩非子》记载的楚相孙叔敖食“枯鱼之膳”,在荆州夏家台楚墓出土文

物中得到了印证。13条阳干鱼,无不诉说着楚人将丰饶鱼化,化为耐久美味的古老智慧。这传统流化至今,便是屋檐下那一尾尾风干的腊鱼,肉质坚实,咸香入骨。而“炸胡椒”的酸辣咸鲜,各种泡菜、酱菜的清爽解腻,都与腊味主旋律构成巧妙和弦,共同构成一层层次丰富、回味无穷的楚地腊月盛宴。唐代诗人杜甫的“腊日常年暖尚遥,今年腊日冻全消”,虽未直写饮食,但道尽了那冬尽春来的敏锐感知与欣然之情,与腊月里筹备年货、积蓄美味的氛围何其相通。

由此可见,从共工氏子的古老禁忌,到释门慈悲的施粥传统;从楚王廷赐予臣下的肉脯,到今日家家必备的腊货;从简朴的赤豆糲饭,到“八宝”汇集的丰饶寓意,再到“楚葵”“藜蒿”与腊肉共舞的舌尖哲学,腊月里的荆州,每一缕香气都浸透着历史的层累。

无疑,腊八粥是一碗温暖的序曲。它用五谷的丰登,告慰过往,祈愿安康;而随后登场的万千腊味,则是酣畅淋漓的主章,其以积蓄的丰腴、抵御严寒,以厚重的滋味、庆祝团圆,迎接新生。明代诗人李先芳的《腊日》,或许道出了此间共同的期盼:“腊日阳光薄,郊国朔气空。岁登通蜡祭,酒熟耀村翁。积雪连长陌,枯菜起大风。村村闻鼓吹,又作一年中。”

这粥香与腊味,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。它们是时间的凝制品,是文化的活化石。于游子,是牵引归途的绳;于家庭,是凝聚亲情的酶;于这片古老的楚地,则是其坚韧生命力与浪漫生活观的永恒告白。在一年中最冷的大寒时节,荆州人以最温暖、最丰盛的方式,确认着生活的意义,诠释着何为“冬日蕴蓄,以待春晖”。当碗盏碰触的轻响与灶火的噼啪交织,当陆游的“江村节物”、杜甫的“漏泄春光”与今日的笑语共鸣时,我们便知道,那穿越千年的楚韵,正在这氤氲的粥香与醇厚的腊味中,生生不息。

## 腊八粥里的千年温情

□ 张炎琴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每当听到这首童谣响起,年末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。今年腊月初八,在学校里,我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,给孩子们讲腊八节的来历,并带他们一起熬粥、腌蒜。看着孩子们端着碗排成一队,小心地往腊八粥里吹热气,喝着腊八粥露出满足的笑容,思绪便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故乡小院。

每年的腊八节前一天晚上,母亲就着手准备过节的事宜了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,母亲总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食物来:红豆、绿豆、芸豆、红枣、花生、核桃、糯米、小米等等。第二天母亲就将铁锅中的粥煮得咕嘟作响,香味和蒸汽也飘满了整个院子。粥做好之后第一碗,母亲一定会把那碗粥盛到青花瓷碗里,再用棉布仔细包好,轻声说:“送到东屋陈奶奶那里去。”

陈奶奶一个人在家,子女都在外地工作。端着碗穿过清晨笼罩的院子的时候,我看到她坐在门边的矮凳上,看着那株老梅树发呆。听到脚步声后,她满脸笑容转过头说:“你又来给我送腊八粥啦,你妈妈有心了,你记得回去和你妈妈说谢谢呢!”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让我送出的一碗粥不仅仅是粥,而是在寒冷中的一份“被牵挂”的温暖。

和孩子们一起把蒜瓣放进玻璃罐里,

看着孩子们在瓶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瓶子放在窗台上,蒜瓣每天泡在醋里变成翡翠绿色,就像一封等待春天的信。有孩子仰起头问:“张老师,腊八节为什么要喝粥呢?”我摸了摸他的头说:“因为这碗粥里熬着古老的祝福,也装着对每个人最真挚的关怀。”

这份关怀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佛教传入中原之后,腊八便和释迦牟尼成道的故事联系起来。据传佛陀修行多年后身体消瘦,后来得到牧羊女的乳糜供养,在腊月初八夜里看到星星顿悟。因此佛说这一天会诵经施粥,一来是纪念佛陀,二来也是救济贫困的人。在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:“(十二月)初八日,街巷中,有僧三五人作队念佛,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,坐一金铜或木佛像,浸以香水,杨枝洒浴,排门教化。诸大寺作(做)浴佛会,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,谓之‘腊八粥’。”每逢腊八节,汴京城的大街小巷中就有一些僧人、道士给弟子送七宝五味粥,叫“腊八粥”。清代宫廷对腊八粥非常重视,皇帝也会赏赐巨工腊八粥,这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礼节。

一碗粥里能看见山河。北方人家常用小米、红豆、枣栗熬成稠粥;南方人喜欢用糯米、桂圆、莲子煮出清甜软糯的粥。陕西

渭北的人家早上吃热腾腾的腊八饭,安徽黟县家家户户晒着金黄的腊八豆腐,开封几乎家家窗台上都有一罐泡在醋里的蒜瓣,时间到了就变成了碧玉色的腊八蒜,配粥拌饭的时候特别香。

各种习俗如同一条条小溪汇集成温暖的腊八长河,至今还能感受到那份温暖。每逢腊八节,社区志愿者就会将热粥送到环卫工人、孤寡老人手中;爱心店铺也会在店外煮上一锅汤给路过的行人喝一口。古老的仪式在新时代依然传递着最质朴的情感。

深夜的时候,母亲发来了一张照片,她正在教邻居新婚的小夫妻熬腊八粥。青花瓷碗边码着蒜瓣在桌子上,釉色温润。我忽然眼睛有点湿润了,原来是粥香一直没变冷,它起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,在佛寺的钟声、宫廷的礼仪、百姓的灶火中流传下来,最后变成母亲掀开锅盖后对邻居说的“送去给奶奶吃”,变成孩子们在玻璃罐上画的名字,也变成每一个普通人递出去的碗勺。

腊八节不只是味觉上的享受。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的,是岁月长河中的一道光茫,也是千年记忆里温暖过的那一点。捧着一碗粥,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民族几千年未变的情意: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总有人会为你熬一锅热粥,总会有人牵挂着你。

## 母亲的腊八粥

□ 史保民

小时候,我最盼的便是腊八节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唯有这一天,家里的灶台总会氤氲出一锅腊八粥的浓香。全家人围坐桌前,任软糯香甜漫过舌尖,听母亲絮絮讲述腊八节的由来,于是一股暖流便从心底缓缓流淌,驱散了冬日的凛冽,也成了寒冬里最珍贵的念想。

天刚蒙蒙亮,屋外还是浓得化不开的墨色,母亲就悄悄起身了。她轻手轻脚地走到灶台前,从柜角捧出一个旧布包——那是母亲的心肝宝贝,平日常总藏得严严实实。一层层掀开布,里面躺着她攒了许久的食材:圆滚滚的红枣,一颗颗剔透的宝石;饱满的花生,外壳被母亲擦得锃亮;还有较少的赤豆、绿豆、糯米,颗颗分明,就是从清贫的日子里,一颗颗捡拾来的星光。若是食材凑不够,母亲便会挑上几块面团的甘薯,洗净切块,一同入锅添味。

灶膛里的火苗不住跳跃着,映红了母亲满是皱纹的脸。她将食材细细淘洗干净,一股脑儿倒进厚重的大铁锅,清冽的井水没过食材,随着火势渐旺,锅里的水也开始咕嘟咕嘟冒泡,细碎的声响里,香气已然悄悄弥漫。母亲站在锅边,握着那把磨得光滑的旧木勺,一下一下缓缓搅动。她的目光紧紧锁着锅里的食材,生怕稍不留意便煮糊了。木勺在沸水里划出一道柔和的弧线,像一支岁月沉淀的舞蹈。热气氤氲中,母亲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,她却顾不上擦拭,只是低声念叨着:“慢点,再慢点,火候到了才香呢。”

我揉着惺忪的睡眼,拖着绵软

的脚步来到母亲身边。望着锅里翻滚的食材,闻

着那越来越浓的甜香,肚子不争气地咕咕作响起来。母亲转头瞥见我,眉眼瞬间弯成了月牙,语气里满是温柔:“别急,粥熬好,让你吃个够。”我用力点点头,目光却黏在了那口大铁锅上,寸步不离。

终于,粥熟了。母亲小心翼翼地



### 腊八情怀

□ 孙斌

爱烹豆黍果香身,暖暖乡心等候亲。一看梅花情适意,清咽腊粥乐安仁。九州年事生天瑞,万户家人在望春。只待和风吹大地,同骑骠騾更精神。

### 腊八抒怀

□ 杨祖新

冰渐暗洒启春晓,佛韵香融古寺寮。雪压松枝凝玉魄,风传梅信破寒潮。三更鼓逐残年尽,五夜灯挑故里遥。但见东君归计醉,炊烟已上九重霄。

### 腊八节感怀

□ 王振华

岁末迎来腊八天,家家煮粥又尝鲜。一锅积善三千德,八宝情融五百年。美味绵绵清俗虑,佳肴岁岁结祥缘。从今多种菩提树,快乐平安福寿延。

### 过了腊八就是年

□ 邹志享

柴烟慢煮三冬味,枣豆同煨五谷香。糖雪扫除尘世旧,糯糕粘取岁华长。新桃欲换门楣喜,旧符还牵灶火忙。最是炊烟袅袅意,团圆宴上绕祥光。

### 喝腊八粥感怀

□ 华新全

送回腊八就过年,风物长宜敬佛天。一锅积善三千德,八宝情融五百年。美味绵绵清俗虑,佳肴岁岁结祥缘。从今多种菩提树,快乐平安福寿延。

### 腊八情思

□ 王治安

上苍造势纷纷纱,烟火人间暖万家。腊八粥汤名不菲,九蒸九子品犹嘉。灵蛇打道还琼阁,神骏追风系海涯。着绿思槐情未了,聊将水酒祭狼牙。

### 满天星宿

□ 耿兵

找道旁的紫薇花复又开了  
我能看到它满血复活的样子

请这一切还是不能让你怀  
揣随我辗转于天的月光下

热烈的桃花是春天最好注角  
你的深情是对爱最美的诠释——

如果今夜天上布满了群星  
你一定一定要站在月亮湾前  
看月亮为我准备好的  
那根红线

在新绽的玫瑰前  
我要为曾经写下的诺言加冕

让我的心底沐浴  
让我的爱变得永恒而澄澈

### 思念背的温度

□ 苏嵘

冬夜的黑总是急着赶来  
脚步留着汗和时间追逐  
离开时鼻腔里还满是消毒水的味道  
霓虹灯下我们呼吸的雾气清晰可见

南方的冬没有暖气  
手脚冰凉地蜷缩着  
把头轻轻靠上去  
那是安心的温暖

此起彼伏的呼吸  
诉说着几十年的回忆  
偶尔的几声的咳嗽  
是这一年和未来面对的一切

我努力和这个呼吸节奏同步  
就像儿时在这个节奏里安睡一样  
用同样的温度和呼吸  
面对那些恐惧不安的冰冷

### 明天是个灿烂的日子

□ 雷鑫

我经过时,便利店的灯牌  
还亮着半截。冰镇汽水  
在冰柜里冒泡  
耳机线缠出的小疙瘩  
是月亮亮透落的蜘蛛结  
外卖小票上的字没干透  
楼下野猫踩过的车辙  
正把星光卷成弹壳  
等清晨弹开第一缕光  
快速盒里藏着  
新衬衫惯有的褶皱  
草稿纸边缘的涂鸦  
长出翅膀,交由  
鞋带系成的活扣  
扣住一整个晴朗  
我们不用急着赶路  
就踩碎斑马线的影子  
把风灌进袖口  
晃一晃,明天全是  
灿烂的响声

## 生活随笔

### 越过表盘的时光

□ 韩汾汾

我的妈妈是一个对时间特别敏感的人,在计时工具还很缺乏的年代,她靠着观察天色变化,将家中的大小事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小时候,夕阳红透半边天时,妈妈会停下正在干的活,抬头看着天,接着转头说:“回家吧,到时间做饭了。”说完她就扛着农具踏进家门,洗完手,就一头扎进了厨房。煮稀饭,麻利地分拣蔬菜,安排我帮忙洗菜。她会不时地抬头看看窗外渐淡的天色,手里的菜刀不停,等我把我最后一样菜洗净,她切的菜也刚好收尾。天空变成浅淡灰黄的颜色时,锅里的稀饭咕嘟咕嘟冒着白气,妈妈拿起锅盖,迅速地放上蒸屉,迎着白气放上馒头,转头吩咐我去擦桌子、摆碗筷。暮色沉下时,爸爸推门声刚落,最后一道菜就滋滋下锅。铲子蹭过锅底的脆响,混着爸爸洗手的哗啦声,交织在一起。等爸爸换衣出来,冒着热气的几道菜,刚好摆放在餐桌上,妈妈的时间总是摸得刚刚好。

记得高中一次开家长会,我提前通知了妈妈,她乐呵呵地回答肯定会早到。家长会当天,等到那抹熟悉的身影出现时,我看到的是满脸通红、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的她,她急匆匆地从自行车上下来,顾不得擦掉自己头上的汗,眼角扫了一眼太阳的位置,对我说:“赶紧带我去教室,快迟到了”。回去的路上,妈妈解释说:今天刚出门,家里来了一位客人,不得已又返回家中,耽误工了一回。怕迟到了,我一直用力跺脚,幸好来得及。看着妈妈此刻还未干透的乌发,我的心里一紧,知道她最看重时间了。

想起去年有段时间妈妈住我家,来的第二天,天刚泛起鱼肚白,就听到隔壁房间的门“咯吱”一声,是妈妈起床了。没过几分钟,厨房里就传来冰箱开关、水龙头流水的声音。我赶紧起床,走进厨房,看见妈妈正围着围裙在橘色的灯下准备早餐。听见动静,她快速转身,看见是我,充满褶皱的脸漾着歉意说:“吵醒你了。我的心头一暖,笑着打趣:“你的生物钟比闹钟还准。”说着便接过妈妈手中的菜,与她一起忙活起来。此刻我才明白,我养成早起做早餐的习惯,早就刻上了她的印记。

当我也拥有自己的小家后,才明白那刻在骨子里的时间节奏,早已顺着血脉,从妈妈身上传给了我。这不是简单的习惯传承,而是一份爱与责任的延续。

冬天来了,白色的薄雾在城市弥漫,建筑物失去了炫目的光泽,轮廓模糊成柔软的线条,是从时间深处抽离的素描。雪花无声地飘落,每一片都是写给大地的信笺,轻轻敲击行人的肩膀。冬天,人们缓慢地行走,不是被寒冷压迫,而是学会了在每一步中感知自己的存在。

清晨的光亮,是姗姗来迟的访客,透过雾气打在行道树干枯的枝丫上。那枝丫像一双双向上祈求的手,指向苍白的天空,向寂寞无言的穹顶诉说着生的渴望。每一株树,站立在寒风中,坚韧不拔,裸露的筋脉中似有残留的绿意等待着春的音讯。这是冬天的暗示:生命在寂静中挣扎,却从未消亡。

街心公园的长椅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霜,闪着微光,像被星辰亲吻过的恋人。偶有行人驻足,指尖滑过冰冷的木纹,触感将人们拉入沉思。这长椅记载了夏日的欢笑与秋天的叹息,如今在冬日的沉默中,它成为时间的见证人。世间所有的欢乐与悲伤,在这被冰封的瞬间,都显得轻如羽毛。冬天,是暂停键,它提醒人们在飞速运转的齿轮间找到静谧的片刻。

几个孩子在雪地里奔跑,笑声如碎银散落。他们用手去接从天而降的雪花,睫毛上挂着晶莹的冰珠或是汗珠,他们的脚印交错留下不规则的线条,像一幅画,在纯白的画布上诉说自由的语言。冬天,是孩子们的节日,是让灵魂跳脱理性桎梏,回到那无忧无虑的领地。

老街深处,一盏盏孤灯晃动着昏黄的光晕,如同老人手中的油灯,守望最后的希望。人们相遇时只能点头致意,看不清被圈中避往的容颜,彼此用一双眼睛互相探究。目光中有陌生人的疏离,也有熟悉的温度。冬天主教人们如何在冷峻的现实中学得一丝丝人之温暖,如何在寒冷中守护心中的火焰。那些火焰,是破冰的微光,是夜行者的星图。

咖啡店的窗户外雾气氤氲,模糊了内外的界限。每一杯咖啡都蒸腾着热汽,抵抗冬天的冰冷。人们在此聚集,交流着不为人知的孤独。冬天的语言不是喧哗,而是轻声细语,是在同一屋檐下的默契,是彼此传递的微笑和温暖。

夜晚的月亮挂在树梢,仿佛一位迟暮的观察者,俯瞰着大地上的纷繁世事。寒风掠过,带来一阵微弱的低语,那是雪在黑夜里说着自己的梦,梦里有着春日的气息,有花开时的颤动。冬天,万物沉睡,梦想却在悄然孕育。冰雪覆盖之下的泥土,已生肌暗涌,等待着春雷的呼唤。因为人与自然是经历严寒,越能积蓄重生的力量。

冬天不只是凛冽与萧瑟,而是一位沉默的哲人,以简练的语言传递最深刻的哲理。提醒人们,生命的真谛在于耐心等待,在于经历风雪后不灭的欲望。真正的勇者,敢于在冬天直视自己的内心,敢于在寂寥中听见自己的脉搏与呼吸。

冬天来了,有人在雪地里寻求自我,有人于窗边思考人生,有人踮紧围巾,在黑夜里行走,寻找那不灭的星火。冬天不是一个季节,而是一场内心的旅程,磨砺着,升华着,孕育着新一轮的成长。

## 感念冬天

□ 许佳荣